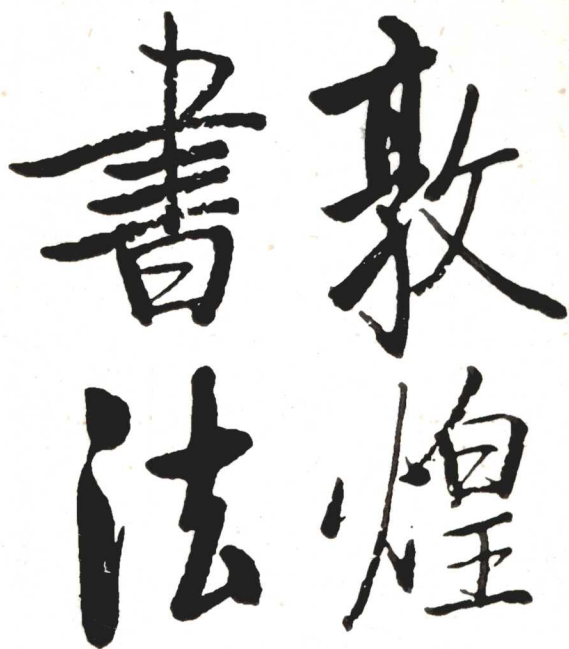




秦 川◎编著

敦煌書法

中国书法的基因库

秦川◎编著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书法 / 秦川编著.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80729-828-1

I. ①敦… II. ①秦… III. ①敦煌学—书法—简介
IV. ①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19129号

书 名 敦煌书法

编 著 秦 川

出 品 人 宋增民

责任编辑 王如月

文字编辑 邓微星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王史山村)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79千字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828-1

定 价 39.80元

(凡印装错误, 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6)



刘正成

(国际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全集》主编)

没想到，由酒泉电视台制作的《敦煌书法》在中央电视台几个频道播出后，会引起如此巨大反响。从书法艺术史学的视角看敦煌宝藏，它既是学术的，又是艺术的，深入浅出，妙趣横生，让国人颇有刮目之感。说它是学术的，是指它的现代艺术史方法论特征；说它是艺术的，则是指它丰富生动的影像视觉形象。

大家知道，“敦煌学”是当今世界一百年来的显学，但“敦煌学”中的书法艺术学却并不显，还有些冷落。王国维与陈寅恪二位先哲早就论述过敦煌宝藏重现天日后的学术意义，至今仍是当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论箴言。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谓“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于是列举殷墟甲骨文字、敦煌简牍等为证。陈寅恪又专就敦煌发现的材料立说，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如果就其学术史的源流和宏观影响来看，敦煌宝藏的发现，可以比肩1788年法国拿破仑军官在埃及亚历山大罗塞塔城堡中发现罗塞塔石碑的意义。由于罗塞塔石碑的发现与破译，世界得以建立了“埃及学”；同样，由于1907年敦煌宝藏被斯坦因带回英国，世界得以建立了“汉学”。后来“汉学”内容拓展，便有了“敦煌学”。但

“汉学”与“敦煌学”并非中国固有的学问，它和“埃及学”一样，均是西方学者对东方的解读。“埃及学”“汉学”“敦煌学”均是“东方学”的分支。作为中国首任敦煌和吐鲁番学会会长的季羨林先生则委婉地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对于具有民粹情结的国人来说，稍稍要回了一些面子。

正因为这种来源于西方的学术观，他们把敦煌宝藏中的写经与文书只看成是文献，所以英国人把敦煌写经和文书从大英博物馆分出来，放进了大英图书馆，而把敦煌绘画则留在了大英博物馆。大约在他们眼中，绘画是艺术，写经与文书则不是艺术。因之，“敦煌学”中没有书法艺术学，便合乎其逻辑。可以理解，西方人能识汉字已属不易，要看懂书法则是难上加难了。像贡布里希这些后世学问家，虽然也声称书法是艺术，而且热爱书法艺术，但终归望难止步，对中国的书法艺术只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敦煌学”中关于书法艺术研究的部分，便历史地落在了国学学人的肩上。

“文字之始，即书法之始。”形、音、义、美是汉字的四重属性。敦煌遗书包括了由晋、十六国一直到北宋的5万多卷墨迹，是研究中国汉字书体发展的历史。敦煌遗书中藏有唐代拓本三种。有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塔铭》、柳公权书《金刚经》、唐太宗李世民书《温泉铭》，甚至还有王羲之《十七帖》临本3帖。这些拓本和临帖与各个时代的写经、写本，均是极为宝贵的碑拓和墨迹珍品，它来自中原南北各地，因之也是中古时期书法艺术风格发展的历史缩影。尤其值得提到的是，这部《敦煌书法》纪录片还从社会风俗学的视角，用“上大人孔乙己”的写经生认字练书墨迹，举证了敦煌遗书中关于书法艺术学习和创作的状态，让这些宝藏与时代和生活获得了密切关系。换句话说，这部专题片让一段辉煌书法时代“活”了起来。其中，关于东汉末年“草圣”张芝及其兄弟张昶的内容，也让汉魏时期书法史“活”了起来。我认为，这是使用影像资料进行的“敦煌学”研究的一篇“论文”。现在，将之集辑成书，便具有这种敦煌书法研究的文献形态，让“敦煌学”的艺术研究获得了多

维度效应。同时，作为当代书法史研究来说，也是开了新生面。

当然，还值得一提的是，《敦煌书法》并非一个考古学的知识片，它还与当代书法艺术创作现象对接，呈现了知识的立体感和当下感。也许因为该片制作人本来就是书法家的缘故，影片通过与当代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的对话，探讨敦煌书法对当代书法艺术的影响力，这似乎已超出传统“敦煌学”的藩篱，把它的触角伸向了更远更深的地方，避免了静态历史知识可能的平板和枯燥。

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国际“敦煌学”研究的中国符号大大增多，并接上一百年来国际“敦煌学”的潮流与文脉，使之推向新的高潮，达到新的水平。那时，我们是否可以把季羨林先生的那句话修改一下骄傲地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感谢酒泉电视台的《敦煌书法》节目制作人，感谢参与《敦煌书法》节目的所有学人、艺术家和同人！广大读者在欣赏影视听图像后，手执此书，必将进一步感受到你们创造性的劳动与弥足珍贵的贡献。

聊献数语，是为序。

庚寅孟夏勿草于泥龟梦蝶堂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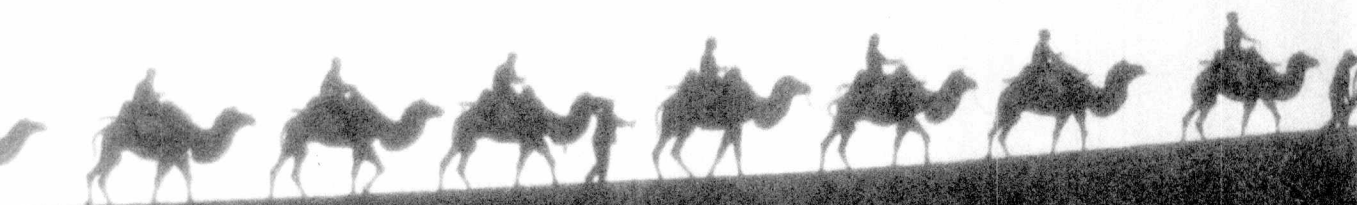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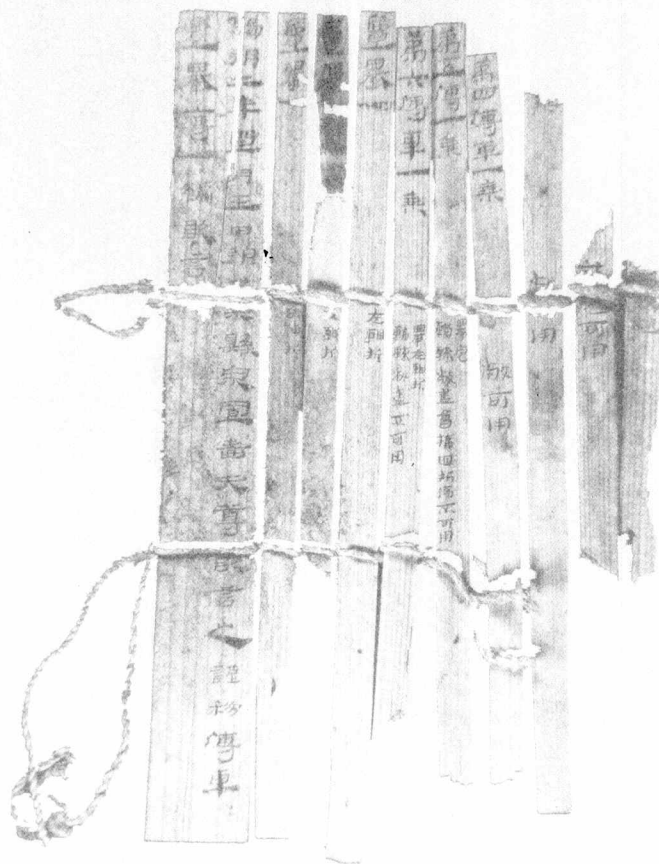


第一辑	流沙坠简	001
第二辑	草圣故里	055
第三辑	写经风流	099
第四辑	翰墨千秋	151
跋		189
参考文献		200

第一輯

流沙坠简





8世纪初，沉睡了两千
 年的敦煌，见证了天日，在中
 国书法界引起
 巨大震动，敦煌果形
 原于“弹爆炸”。
 正好处在中
 国古文字向今文变
 时期，它完整地
 向章草衍变的全
 程，弥补了中国
 书法史上的一股
 空白，并直接影响
 了8世纪以来的
 国书法创作。

2003年8月3日晚，北京天坛祈年殿。

千呼万唤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和国际奥委会北京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先生共同盖下一方大印，顿时全场欢声雷动。2008年北京第29届奥运会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惊艳登场，刹那间征服了全世界的目光。

会徽图案将北京的“京”字幻化为一个奔跑的人形印章，中间的英文“Beijing”和阿拉伯数字“2008”出人意料地用毛笔书法的形式写成，书体风格脱胎于古老的敦煌汉简，古朴稚拙而又动感十足，极富现代气息，被誉为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国灿烂文化完美结合的精品。

“当初，‘Beijing 2008’并不是用汉简体写的，而是普通的罗马体。”2009年8月，《敦煌书法》摄制组在京采访了会徽的设计者、北京始创国际企划有限公司总裁郭春宁，他说，“我们的方案中标后，专家、评委又提出建议，说你们能不能尝试一下，把会徽上的英文和阿拉伯字母都用中国书法来写，这样是不是更好？”

然而，郭春宁和同事们都没有用毛笔书法写过英文和阿拉伯字母，写来写去倒像外国人写汉字。他挖空心思地发动了一帮小朋友来写，希望用孩子们稚拙的笔触来获得新的意境，但效果差强人意。

山重水复之际，郭春宁忽然想起公司一位设计师的女朋友会写敦煌汉简体的书法，能不能请她试着写一写呢？

那位设计师一听就摇头：“不行，不行，她哪懂设计啊？她



↑ 郭春宁和他的设计作品——2008北京第29届奥运会会徽



↑ 郭春宁

北京2008第29届奥运会会徽设计者
北京始创国际企划有限公司总裁

Beijing 2008

↑ 用汉简体书写的“北京2008”

肯定做不了。”

郭春宁说没关系，不要让她受什么条条框框的约束，就按照自己的理解放开了去写吧。

过了两天，设计师拿着女朋友写的一卷纸过来，郭春宁打开一看，立刻眼前一亮：“嘿！就是它了！”

这就是最后定稿的汉简体“Beijing 2008”。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这个极富中国文化特色的会徽和史上最成功的北京奥运会一起，光荣地载入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史册。

郭春宁说：“现在看来，敦煌汉简书法那种质朴、率真、洒脱的特点，能够与人类的伟大梦想奥林匹克运动相匹配，而且与‘中国印’一脉相承，结合得天衣无缝。尽管汉简书法不被很多人认知，但是它来自两千多年前的敦煌，它所代表的中华先民勃勃奔放的精神气质，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中国风格。”

时光回转到一百年前的敦煌。

1907年3月27日，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玉门关附近考察汉代长城线，发现了一座削去顶尖的烽燧。在这座被他命名为 T. XXVI 的烽燧周围，斯坦因进行了地毯式搜索，发现细沙砾中有一些细碎的废料。老到的斯坦因即刻意识到这里极有可能存有古代文物，他们用铲子在地面上刮了又刮，竟刮出一间堆满各种垃圾的小屋废墟。最先翻出来的是一块长 10 英寸、宽 1 英寸的木牍，上面整齐地书写着 5 栏汉字，随行的蒋师爷很快认出这是九九算术表的一部分。接着还有 3 枚木简也重见天日。这让斯坦因大喜过望。在随后的发掘中，他们又获得了大批简牍，其中一



←

斯坦因 (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 英国探险家。原籍匈牙利。曾任英属印度拉合尔东方学院校长、加尔各答大学校长等职。1900年起, 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 三次进入中国新疆、甘肃、内蒙古地区探险, 先后发掘和田地区和尼雅的古遗址、古楼兰遗址, 并在敦煌附近长城沿线掘得大量汉简, 又走访莫高窟, 利用王道士的无知, 廉价收购藏经洞出土敦煌写本24箱、绢画和丝织品等5箱。著有《古代和田》《西域考古记》《亚洲腹地考古记》等。

枚写有“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的纪年简, 证明这是汉光武帝时期的木简。

斯坦因兴奋地写道: “毫无疑问, 这是我考察过的遗址中最早的一处古边墙, 它至少可以早到公元一世纪。因此, 我手上的木简文书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汉文文书。这是一个令人高兴、使人激动的发现。这个考古发现让我信心百倍地考察长城古迹, 而且现在对考察的成功又增添了新的信心。”

斯坦因没想到的是, 他的这一举动在中国文化界会产生如此强烈而又持久的反应。他无意中打开的是一座罕见的汉代书法宝库, 那里面珍藏着中华先民最早的书法真迹。

在流沙中掩埋了一两千年的敦煌汉简重见天日,



↑ 斯坦因的考察队在敦煌玉门关一带的汉代长城线上进行考古挖掘 (斯坦因摄)



↑ 著名学者罗振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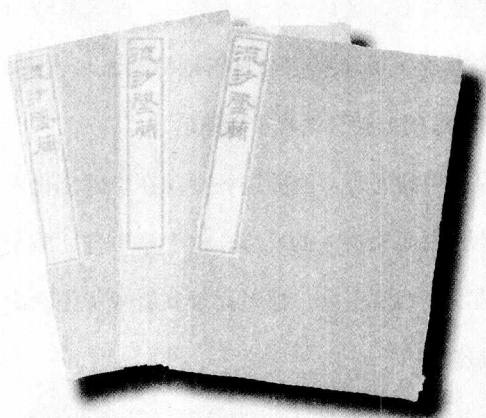
震惊了国际汉学界。

首批约 3100 枚敦煌汉简被斯坦因运回英国，法国汉学家沙畹博士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很快对其中的 700 多枚汉简进行拍照，并影印出版。但他毕竟不是中国人，他对这批资料的研究存在很多误读，包括一些西北地名、历史上的一些官职名，他都不太清楚。国学大师罗振玉看到如此珍贵的出土资料被老外草草出版，心里很是着急，便给沙畹写信，希望博士把敦煌汉简资料提供给他做更深入的研究。沙畹倒也痛快，很快把书稿的图版寄给了罗振玉。罗振玉如获至宝，立刻与亲家王国维分头整理考释。

罗振玉和王国维自 1898 年结识订交，相伴相偕了 30 年之久。两人同属中国近代承前启后的国学大师，他们共同创



← 王国维（左）和罗振玉合撰出版日本京都版《流沙坠简》↓



立了 20 世纪新史学，就是利用地下出土的资料，跟文献记载的资料结合起来研究历史问题，史称“两重证据法”。他们以安阳出土的甲骨、敦煌出土的汉魏简牍、莫高窟出土的唐宋典籍文书等新资料为研究对象，不仅把中国文明史向上推进了一千余年，而且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学术成果。

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著《敦煌劫余录》写的前言里也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碰到的问题，但是每一个时代都有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利用这些新的文献资料来解决碰到的问题，这就是时代学术的潮流。

罗振玉和王国维很快把敦煌汉简资料整理成一部国学专著《流沙坠简》，对所收录的敦煌汉简和残纸、帛书都作了精确的分类和详尽的考释。书稿完成后，原打算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定金都预付了，却因筹不齐印书款最终没有付梓。但罗振玉、王国维对这本书的学术价值非常自信，他们自比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认为即使钱大昕在世也只能做到这份儿上了，出版只是迟早的事。

几经辗转，罗振玉、王国维合撰的《流沙坠简》终于在 1914 年出版，只不过出版方变成了日本京都出版社。无论如何，这都是一部划时代的国学巨著，首次全面解读汉简的开山之作。一贯声称反对“整理国故”的鲁迅先生，在看了王国维《流沙坠简》序言后都不禁赞叹，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国学。

《流沙坠简》的出版在中国书法界引发的震动更为强烈，国



↑ 敦煌汉简



→
刘正成

国际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全集》主编

际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全集》主编刘正成先生甚至用“原子弹爆炸”来形容这种震动。他说：“汉代简牍就像原子弹爆炸一样，灵光一闪，在几十年之间影响了书法艺术，一下子打开了书法家们创作的新天地。”

在汉字的正体字中，篆书成熟于秦，衰亡于汉；隶书成熟于汉，衰亡于晋；楷书成熟于唐，衰亡于宋。篆书、隶书和楷书成熟之后，作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它们的形式开始凝固僵化，成为教条法式，限制和束缚着人们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迫使他们亦步亦趋，走向拘谨呆板。从宋代一直到清代，正体字的创作都徘徊于低谷，后继无人。陈寿卿言：“有李斯而古籀亡，有中郎而古隶亡，有右军而书法亡。”（沈曾植《菌阁琐谈》）

清代中期金石考据的兴起，三朝鼎器、两汉六朝碑版的大量出土，给书法改革带来重大转机。人们看到了与前人截然不同的另一个方向——体现平民精神的六朝碑版和造像墓志。邓石如、包世臣等书法大家认为，要想复兴书法，就要打破“二王”桎

楷，取法北碑，以北碑之厚重古朴，纠正南帖之妍美漂浮。把长期不为人看重的北碑书法提到与“二王”比肩的高度，于是掀起了碑学运动。康有为概括了碑版书法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远，九曰结构豪放，十曰血肉丰美”，并奇怪前人对这部分传统怎么会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而诸家书品，一无见传，窦泉《述书赋》，乃采万一，如斯论古，岂为公欤”！（《广艺舟双楫》）通过邓石如、包世臣、何绍基、赵之谦、康有为、沈曾植、吴昌硕、李瑞清等书家的大胆实践，清朝中后期书法形成了堪与唐代楷书、宋代行书相媲美的雄强书风，有力地冲击了宋代以来的帖学传统和江河日下的颓靡书风，推动中国书法迈入了第三个高峰期。

由于当时人们只看到汉魏六朝碑刻，没有手写的真迹，因

康有为书法 ↓

